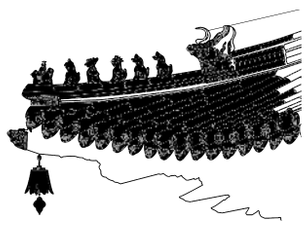
# 纸上耳语

李娟



## 花开

日暮，向晚。

大街上人流熙熙攘攘，走累了，在星巴克买了一杯卡布奇诺，临窗坐下。

三四岁的小女孩，在窗外站着，水晶般的眼眸静静望着我，一头微黄的短发。她用洁白纤细的小手轻轻敲着玻璃窗，吸引我看她。

她向我笑了，如一朵洁白的莲花盛开。

我报之以微笑。

年纪渐长，越发喜欢纯净的人与物，懂得珍惜尘世一瞬间的美。

比如，在纸上写真意，看一朵荷花开。

有乐曲响起，是李叔同的《送别》，天之涯，海之角，知交半零落——手风琴的伴奏，女孩的童声清澈如水，我仿佛站在故乡的白鹿原上，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天际，我看见一对友人在依依惜别。

咸阳古道音尘绝，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

## 秋水

深秋时节在武汉的长江之畔，大江东去，秋水长天。

伫立江边，抬头仰望着它，这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桥，由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。如今六十年过去了，大桥巍然屹立，巨龙一般横跨长江之上。大桥分为上下两层，下层行火车，上层行汽车。

薄雾横江，笼罩着滚滚东去的江水。

江畔停着几辆渡轮，背着行李、行色匆匆的人们沿着石阶而下，登上渡轮。在码头、渡轮、车站，总想起这些词:漂泊、命运、离别、相聚。

此刻，我想起一个人，内心莫名的怅然。

身怀六甲的作家萧红，在武汉某码头登船，准备一个人去重庆。她手里提着大包的行李，身体笨重的她在码头上重重摔了一跤，随即晕了过去。她昏睡了很久，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还躺在甲板上，那一刻，已是月上中天，寒星满天。这个片段，是在许鞍华的电影《黄金时代》里。

萧红在小说里写道：满天星光，满屋月亮，人生何如，为什么这么悲凉?

尘世间，总有那些才情非凡的女子，一生历经坎坷，颠沛流离，漂泊在命运的河流之上。

人生是什么？不过是大雾里行走，天地间混沌一片，看不见道路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去，遇见什么就是什么吧。

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

## 京都的柴扉

深秋的京都，有着一丝凉意。

京都城的街巷，是依照唐代的长安建造的。漫步小巷，一家一户，没有装潢华丽的门厅，看不见钢铁炼成的防盗门，大多是木门或竹门。原色的木门在光阴里日渐日斑驳了。门前有几盆嫣红的小花在风里摇曳，或依着粉墙种着几根秀竹，几棵松柏也修剪得错落有致，宛如盆景。

傍晚，小巷的居酒屋亮着昏黄的灯光，三三两两的男子提着公文包，穿深色的西服在小屋里喝酒谈天。头发灰白的中年男子，眼神柔和干净，身材挺拔，穿黑色的大衣，配一条黑红相间的格子围巾，分外有气质。一个人到了人生的秋天，其实比青春少年更耐看。

晨起，走过几条幽静的小巷，就找到了柊家旅馆。一家木质结构的园林式建筑，大门也是木质的，朴素雅洁，保留了江户时期的建筑风格。

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都喜欢来柊家休息与写作，给自己的心灵短暂的小憩。连音乐人约翰·列依来京都也会来这里小住几日。柊家旅馆因为这些名人声名鹊起，世界各国的文人墨客来京都要看看这家旅馆。

“京都，一个细雨的下午，我坐在窗畔，看着雨丝丝落下，时间仿佛静止。就是在这里，我清醒地意识到，宁静这种感觉，只属于古老的日本。”半个世纪前的川端康成，坐在京都微雨的午后，写下一段文字。

没想到，柊家旅馆的对面就是著名的柊屋，也是京都三大御所之一。

寂静的清晨，深秋的风有一点清冷，我们走过一家家木栅栏门，不由得想起“小扣柴扉久不开”的诗句，仿佛遇见了唐诗宋词里的柴扉。

门前是青石板铺就的小巷，小街空寂无人。

## 在奈良

春者，天之本怀。秋者，天之别调。秋天的奈良公园枫叶红了，色彩斑斓，一群群鹿在树下悠闲地散步。小鹿忽闪着长长的睫毛，温柔又可爱，让人内心柔软。

公园散养的鹿群，一点也不怕人。游人买了仙贝来喂食，鹿群们蜂拥而至。没吃到仙贝的小鹿好像生气了，伸长脖子，用犄角去顶撞游人，神情像个贪吃的孩子。

霞的手中提着纸袋，装着几盒刚买的点心。一不留神，就被小鹿咬破了袋子。小鹿一定好奇她手中的袋子里的美食。

如果喜欢旅行，可以每走一地，盖一个邮戳，代表着不一样的地域风情。奈良的邮戳最美，那是一只小鹿站在东大寺前，回过头微笑着。

东大寺就在奈良公园里，又称大华严寺，由信奉佛教的圣武天皇建立。大佛殿为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，气势宏伟，庄严肃穆，距今约有1200余年的历史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我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在这里设坛受戒，弘扬佛法。

东大寺的大殿前有一面湖水，水边长满红枫，树上有鸟儿鸣叫着，清澈的湖水映照着红枫的身姿。几只小鹿在枫林悠闲地散步，有的卧在树下小憩。小鹿温柔的睫毛长长的，一双纯净的眼睛凝望着你，分外柔情，像一个可爱的孩子。

日本的寺院，有几分苏州园林的典雅。黄昏时分了，游人渐少，坐在树下发呆，看水中的流云，枫树的倒影，小鹿在水边回头的样子，那么美。

二次世界大战时期，1945年美军准备轰炸日本本土，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美方陈述了古都奈良和京都的重要性。梁思成说：要是从个人感情出发，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。但是建筑绝不是某一个民族的，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。

后来，美军的原子弹避开了奈良和京都这两座古老的都城，这些美好的建筑才能保留下来。

## 赤子的世界

秋天的午后，一个人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参观。“赤子孤独了，会创造一个世界”傅雷夫妇去世五十周年纪念展正在举行。

我们了解傅雷先生，大都是因为一部书——《傅雷家书》。那是他写给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的家书。那是一部培养年轻人艺术修养的读本，也是一位父亲呕心沥血的教子篇。文中流淌着一颗爱子的拳拳之心，读者从中认识了一位刚烈率真的父亲，一位柔情似水的父亲，还有他一颗爱艺术、爱音乐、爱真理、爱世界的赤子之心。

傅雷先生不仅是一位作家，还是一位翻译家，在他短暂的58年的生命中，翻译了34部外国文学。翻译代表作有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，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等15部作品，他将巴尔扎克、伏尔泰、罗曼·罗兰等作家的作品一一介绍给了中国读者。他的魅力不仅在一生翻译了500万字经典译作中，更在于他一生刚直不阿，有水晶一般的心、玉石一般的品格。

1966年9月2日深夜，那一晚，电闪雷鸣，狂风暴雨，他和妻子携手走向另一个没有黑暗与屈辱的世界。他们以这样决绝的方式，捍卫自己人格的尊严。

妻子朱梅馥写给儿子傅聪的信那么感人：“孩子，我虽不智，天生懦弱，可是靠了我的耐性，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有些帮助，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，可以安慰的。我们现在是终生的伴侣，缺一不可”。这是这样的缺一不可，在傅雷先生离去的路上，有妻子风雨与共，生死相随。

我坐在展览厅，默默看着电视里主持人对傅敏的访谈。两鬓霜雪的傅敏说:爸爸走了那条路，以他刚烈不屈的性格、玉石一般的品格，我还可以理解，可是，妈妈可以留下来的，怎么妈妈也和他一起走了——

听着电视上他的话，落泪如雨。

向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女士致敬。

## 我有所念人

午后，收到南京出版社寄来的中学生中考书籍，散文《人生最美的书写》和《爸爸的白发不是老》入选其中，这两篇散文都和父亲有关。

感恩父亲，我此生的书写，都和父亲有关。

想起许多年前我刚开始写作，如有文章在报刊发表，父亲会戴着眼镜，低下花白的头，一字一句，认真阅读我的作品。上个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的父亲，欣喜地说，你的散文干净、耐读，以后会入选学生的语文书籍。

如今，在父亲去世几年后，80余篇散文入选中学生语文辅导教材，入选了各省市中考和高考语文阅读试题，父亲的话都一一应验了。

冥冥之中，我成了终身写字的女子，从青春韶华到人生的中年。我渐渐明白，在浮躁的尘世间，只有沉稳静气的人，文字才能做到简洁不芜，端正开阔，坚韧洁净。

幼年的我在父亲的陪伴下练习柳体书法，父亲说，书法家柳公权有一句名言：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。”练习书法，记住几句话：“习字如做人，不得慌张，不得潦草，更不能肆意涂抹”。光阴流转，父亲的这些话似乎不是在讲书法，而是在解读人生。

父亲，此刻，我是多么想念你，想和你分享我写作的收获和喜悦，可是，再不能了。

想你时，我默念着白居易的诗：

我有所念人，隔在远远乡。

我有所感事，结在深深肠。

## 画之味

杏花春雨里，读白石老人的画，画上有他的堂号“杏子坞”，似乎比“杏花坞”有意境，我很喜欢。

他笔下的大石榴，红艳艳的，都咧着嘴儿笑了。另一幅画，透明的玻璃杯里，插着两枝兰花，一高一低，兰花静静相对着，仿佛两个人在轻声交谈。画上题诗：与语如兰。兰花是老人心里的谦谦君子吧，君子如兰。

白石老人在《余语往事》一书中言：“夫画者，本寂寞之道，其人要心境清逸，不慕官禄，方可从事于画。”品读老人的话，情真意切，清逸出尘。

他笔下的草虫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，有小鸡、大虾、蝌蚪、蜜蜂、蝴蝶、蜻蜓、蚂蚱，甚至连蜘蛛、臭虫、屎壳郎皆可入画。寥寥几笔，愈见神采。春天里，听着窗外的鸟鸣，翻翻他的画，只觉春风满怀，万物生灵都在他的画里。

白石老人画草虫的时候，最喜欢题“草间偷活”或“惜其无声”。细细品味，“惜其无声”是对草间小生灵的赞誉和怜爱。而“草间偷活”仿佛是诉说自己人生的境遇，读来令人感伤。

喜欢冯杰老师的画，清水淡墨，黑白相间的白菜水灵灵地卧着，身旁陪着两只红艳艳的萝卜。画旁一行拙朴的书法：一素抵天下。

书法家王献之《送梨帖》：“今送梨三百，晚雪，殊不能佳。”如今的我们，再写不出这墨笔绝美、情趣盎然、短小清雅的便笺。《送梨帖》原来是生活的风雅之帖，埋藏在光阴深处，等我来倾心相见。

作家冯杰也画过梨子，两个黄灿灿的梨子，端坐在洁白的瓷盘里。画上题：若是晓珠明又定，一生长对水晶盘。

艺术之美，到了一定境界，以洗练取胜，简洁生动，妙趣无穷。

画之道，文之道，原来也是味之道。

## 纸上耳语

初夏，窗外的广玉兰开满了洁白的花朵，宛如一只只洁白的鸽子，端坐在枝头上。午后，品一杯清茶，读几页闲书。

阅读，就是独自一个人行走，把万水千山走遍，也不过是为了登高望远。

读到好的散文忍不住拍案叫绝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过度追求笔墨之“工”，匠气十足，全无真意和灵性。任何艺术只有两道:一是赏心悦目，二是震撼人心。一是小道，二是大道，绘画如此，其文学也是如此。

一直认为，一个作家以敏锐的感触，忠实自己内心的写作，懂得与天地万物惺惺相惜，是多么难得的品质。

什么是写作？著名作家贾平凹说，写作是与神相会的时刻。说得多好!

写作，从来都不是为了附庸风雅，追名逐利。写作者靠叙述自己对世界的感知，而获得生命的意义。其实，一个人不为功利的写作，是心灵泉水的自然流淌，也是心灵自由的呼吸。不浮夸、不卖弄、不炫耀，以一颗赤子之心，忠实自己内心的写作，才有意义。

作家冯杰写过：我一直认为，天下看我书的观者不会超过二十位，其中十位沾亲带故。这尴尬的结果并不影响我写作散文的兴趣和底气，我为纸声而写。

其实，写作于我，不过是纸上耳语。

长安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文化纵横

# 兰台读史说文博

方琛

从满头青丝到白发苍苍，我把后半生都献给家乡的史志事业，算来已近40年。经年笔耕的我倘若有机会问道兰台，徜徉于万千藏品之中，感受历史长河的壮阔逶迤，该是何等的激情澎湃啊！

8月5日是周六，一个摄氏37度高温的日子，来自安康各县(市、区)的30余名文史界学者、专家和散文作家，从四面八方赶到安康历史博物馆，参加一场特殊的采风活动。这天的参观者本身就是安康历史文化的拥趸者、耕耘者，这些琳琅满目价值连城的展品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瑰宝，是鲜活的、跃动的历史。这里有奔流不息的长河涛声，有古代文明的璀璨光芒，有先民迁徙的浓浓血泪，有征战不息的金戈铁马，怎能不令人心潮澎湃，浮想联翩……

2014年迁至汉滨区江北黄沟路的安康历史博物馆新馆，占地总面积43亩。其中建筑面积14825平方米，展陈面积6000余平方米。建筑主体三层，局部六层，体现了“高台临江、四面通透、秦地楚风”的风格特点，像一座恢宏的王冠耸立在汉江北岸，傲视苍穹。

该馆公开出版书籍《脉源安康——安康古代文明陈列》，属于安康历史博物馆基本展览的灵魂。展览由文明曙光、方国史话、秦汉故郡、安宁一方、佛道遗珍、汉江航运、移民垦殖、陕南都会八个单元组成。我们戴上专用耳机，聆听解说员循序道来。

“文明曙光”，陈列着汉滨区关庙镇出土的尖状石器、砍砸石器、汉滨区东坝出土的三孔玉斧、汉滨区五里镇出土的石斧、汉阴县阮家坝出土的石斧和石网坠以及紫阳县、岚皋县出土的大量狩猎、生活用石器，生动地体现了七八千年前，安康大地迎来了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第一缕曙光，推动着安康从蛮荒走向文明。

“方国史话”部分，迎面一幅巨大的“战国时期形势示意图”，秦楚在古老安康大地上演秦头楚尾、朝秦暮楚的典故跃然其上，珍贵的史密簋象征着公元前1027古庸国在武王伐纣战争中骁勇善战的高光时期。展出的铜制器皿、兵器、生活用具彰显着秦人的豪爽，楚人的灵秀，巴人的彪悍，杂糅相应，点燃了安康文明的多彩光焰。

“秦汉故郡”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《西汉汉中郡行政区域图》。对“西城遗址”的图解“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西部城邑，位于安康城汉江北岸中渡台。传为上古舜墟地，亦称姚墟。南北朝以后因水运便捷将城市迁至汉江南岸。遗址中有大量战国、秦汉遗物及古代市政设施遗迹，底部叠压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文化层。”还原了历史的真实。当代有的地方志对此语焉不详应当引以为鉴。

展出的考古发掘实物有汉滨区中渡台的云纹瓦当、旬阳市的绳纹板瓦、汉滨区的陶排水管道、弩机、铜箭镞、铜蒺藜、铁锤、铁铲、铁剑等；悬挂的“子午道历代走向示意图”以及任鄙、田叔、锡光、王戒、孟达等历史人物充实了安康历史文化内涵，令人驻足沉思，流连忘返。

“安宁一方”，汉魏之际，军阀混战，三国鼎立，汉水中上游地区社会环境相对安定，关陇流民大量涌入。郡城县邑设置骤增。西晋短暂统一后，太康元年(280年)，为安置流民，取“万年丰乐，安宁康泰”之意，改安阳县(今石泉县)为安康县，安康得名由此开始。

安康人民何以拥有秦风楚习、汇合东西、包融南北的乡风民俗，既有南方的聪颖，又有北方的笃实，勤劳勇敢，淳厚善良。而这些风俗蕴含的浓郁乡情更像美酒一样沿袭，这一单元大量的文字实物为我们提供了答案。

“佛道遗珍”“安康主要佛教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”、金堂寺和白云寺照片、鎏金铜佛像实物、“至和三年”舍利石棺以及大量佛器、雕像标志着佛教一经传入便迅速传播，安康成为一方净土。南禅宗七祖怀让在此参禅悟道，道教南宗紫阳派祖师张伯端在此修道著书，对佛道两教的发展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，形成了安康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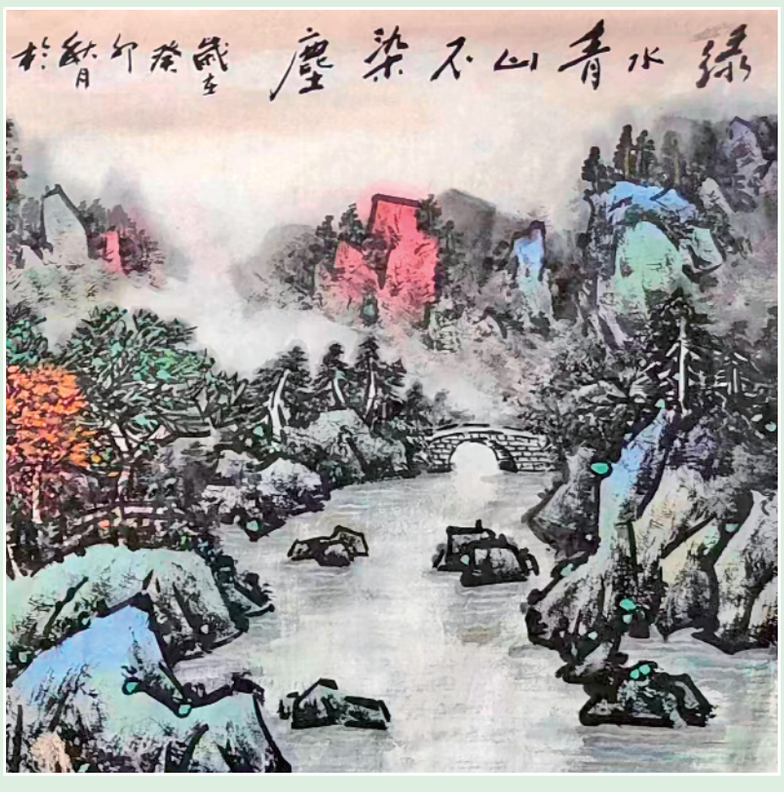
“汉江航运”，展出的“清代汉江航运主要港口码头示意图”、各地会馆、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、各色航运陶瓷器皿、古金州八景全图等等，让观者感受到安康母亲河跃动的脉搏。笔者编著《安康史话》第八编“汉江史话”在这里找到佐证与共鸣。

“移民垦殖”里的“移民墓碑楼”“陕甘茶马古道”“镇坪盐道”“汉阴凤堰梯田”等主题展，记载着明清时期，从福建、河南、江西、安徽等处贫民携带家室，来此认地开荒的艰难历程。各地移民络绎不绝来到安康，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，把蛮荒之地开发成富庶之乡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写下浓郁感人的缠绵乡愁。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，留下无数令人动容的灿烂篇章。

“陕南都会”，这里有汉滨区征集的“浮雕凤鸟牡丹纹木枋”“戥秤”“铜提梁酒壶”“八仙桌椅”等物件，见证着几度繁荣的商业活动和民间生活。留下“黄金水道舶鲈上下，帆樯列集，上通汉中，下达汉口，南至四川，北接西安，百物云集，水陆交通，固陕南一大都会也。”的不朽文字。

这次“脉源安康——安康古代文明陈列”采风行，实现了与古代文明的时空对话，是当代史志成果与沧桑史证的对接和检验，获益颇多。在其后的安康散文学会文史专委会成立大会上，曾德强、李波等向陈玉安副馆长赠送了书法作品；当时恰逢1983年安康洪灾40周年，笔者捐献了珍藏整整40年的“1983年7月31日”日历原件和我们父女二人写的文章，聊表心意。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安康历史博物馆采风行不仅让我们看到“古时月”，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命题：我们将什么样的“今月”留给后人，是春秋之笔还是应景之作？



绿水青山不染尘(中国画) 王晓琪 作

# 并肩战斗过的文友

李康平

安澜楼夜话

人老了，工作和担子放下了，所有的人情世故也都逐渐淡漠了，心灵一下子澄清宁静多啦！便开始忆往昔、怀故旧、念好友。在德高望重的剧作家、书法家乔全和等人撺掇下，组建的安康铁路文协老友群里，一位位分别多年相距遥远的文友，竟然又神奇地聚首在微信群里，宛如同席聚餐闲聊，信马由缰地谈天说地毫无保留地互相学习交流文学创作体会，现代科技好不自在快活！在众文友中我竟然最思念交往最多的是，当年曾对我有意见的文友——著名作家杜光辉先生。

我认识杜光辉的时候，他中专毕业分配到襄渝铁路毛坝关火车站电务工区的一名通信工。具体工作是上山维修通信线路，检查电线杆的根基腐朽没有，腐朽了就会倒塌；电线的松弛超标没有，超标了就会混线，混线就会短路；横担固定得牢固不牢固，不牢固就会掉下；瓷瓶脏了没有，脏了就会漏电，音量就会衰减。一周六天的上班时间，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脚扣、安全带、横担、瓷瓶、工具，攀山，爬电杆。这些工作对于当初患神经性耳鸣耳聋的杜光辉来说，虽然还是能够胜任。但恰恰因为他耳聋听力下降，基本丧失了与人交谈的能力，常常受到工友们的戏谑或者嘲笑。他忍受着屈辱灰溜溜地回到宿舍，胸腔里聚满愤怒、自卑和无奈，甚至还有过短暂的绝望。

还因为光辉耳聋，跟他交谈费劲，工区便少有人跟他来往。这样也好，他心里清静了，业余时间便与书籍为伍，以写作为乐。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与勤奋，终于苦心人天不负，有志者事竟成！光辉贤弟的第一个中篇小说《车帮》发表出来就一鸣惊人，被《新华文摘》等多家报刊转载，西安一家电影厂列入拍摄计划，陕西省作协推荐杜光辉参加了第四届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。

杜光辉一时对我略有意见，还是源自他被提干调入分局政治部宣传部任文化部职员后。他还是因耳聋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痴迷文学创作中，给他任务起草文件、调研报告、领导讲话等公文写作任务，他或许写作的思路转换不过来，总是推卸塞责不能顺利出色完成。作为分管领导，我当然批评多于表扬，黑脸多于笑容。可当我调离宣传部后，杜光辉挺高兴地跟人说，康平调走了好，调走了就没人管我了。

然而此言差矣。后任领导对他要求可能更苛刻严厉，他无法继续在分局一心一意搞创作，于是一气之下竟然辞去“铁饭碗”的工作，夫妇二人跑到一无亲二无友的海南省从头打拼。那段时间的艰难困苦，更甚于当年在毛坝关，他甚至几乎倒毙街头、客死他乡。

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来梅花扑鼻？光辉夫妇相互携扶，困境中相濡以沫，终于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，迎来了文学创作事业的新辉煌新征程。被中国著名评论家雷达誉为“中国文坛的劳动模范”，海南新闻媒体赞其为“海南文坛的拼命三郎”的杜光辉，当之无愧是著名作家、国家一级作家、大学教授，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迄今已有6部长篇小说出版——“高原三部曲”(《大车帮》《可可西里狼》《大高原》)及《涌动的糨糊》《闯海南》《适天石》；小说集《嬗变》《哦，我的可可西里》《金蚀可可西里》等，他在《当代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发表中篇小说82部、短篇小说37部、散文随笔等比比皆是触动心扉的千万余字。曾获“辽宁省期刊优秀作品奖”“全国铁路文学奖”“海南文学双年奖”“南海文艺奖”等29次文学创作奖。

那年杜光辉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评审新会员入会的评委来京约我相见，我感慨当年在文学创作方面与他同时在安康铁路分局起步，而今他成绩斐然，名闻遐迩，在文学创作方面早将我远远地甩在身后十万八千里。光辉却笑道，咱俩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得不是一条道嘛！

这话倒是当真！如果当年我把杜光辉严格地限制在公文写作这条道路上，也许真是毁了一个大作家的前程。因为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既有异同，然而仍是两股道上的车股，或许能殊途同归，但更多的人则是两种思维思路不相融合，正如两股车道是并行的两个思维空间。

当年工作上的芥蒂早已烟消云散，而今只剩下文友相亲情谊深厚。问杜光辉还有何打算？他说，接下来还将书写自己热爱的“可可西里”，书写热爱的“第二故乡”海南。“我们不可能成为文学高峰，能成为构成高原的一方石一掬土，就心足矣。”他依然谦虚而低调地对我推心置腹说道。